

当前我国经济 若干问题

薛 暮 桥

人 民 出 版 社

当前我国经济 若干问题

薛 暮 桥

人 民 出 版 社

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

薛 暮 桥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3,000 字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30,001—200,000

书号 4001·330 定价 0.55 元

目 录

前 言	1
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	3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在国家经委企业管理 研究班的报告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30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	
艰苦创业三十年	45
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67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辽宁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几个问题	81
——一九七九年七月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报告	
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96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 报告会上的讲话	
关于社队企业问题	112
谈谈劳动工资问题	122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 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	139
调整国民经济中要广泛寻找生产门路	146
工商行政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和新任务	154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在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关于调整物价和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	164
为什么生产形势很好,财政会有赤字?	180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	190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	210
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219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240

前 言

我在几位同志帮助下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出版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展。今年夏天,教育部举办政治理论课讲习会,本来想在会上请各地政治经济学教师座谈,听听大家对这本书的意见,以便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后来发现许多同志还没有买到这本书,无法进行讨论。同时又抽不出时间,所以决定暂不修改。现在人民出版社一方面大量加印,扩大发行;另一方面,汇编出版我近年来的讲话和文章,以补充原书之不足。

在最近两年多的时间内,我作了十几次关于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报告,发表过一些文章。在编辑过程中遇到一些文章内容重复。为此,我剔除了几篇重复过多的报告,有几篇作了一些删节。即使如此,重复地方仍然不少。这一点,只能请读者原谅。再者,重复部分提法不尽相同,究竟怎样提好,请读者自己辨别吧。应当指出,有些看法对我自己来说都还不是定论,而且由于受时间限制,没有能够广泛吸收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希望读者把它们当作“未定稿”来看待。

本书里说到的许多问题,绝大多数是有关部门还在研究讨论之中,肯定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自从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解放思想，经济理论和经济方针政策的发展很快。理论工作者要想走在时代的前面，不失时机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必须不怕犯错误，准备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不难发现同我一年多前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已经有不少发展和变化。就在这本文集中间，前后也有一些变化。一个人的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僵化。当然，也不能随风转，不断改变方向，这是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本书中有些变化是由于我过去的讲话深思熟虑不够，失误之处在所难免。只要基本方向不错，我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薛 暮 桥

1980年9月18日

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在国家经委

企业管理研究班的报告

去年十月，我在国家计委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凡是上次报告中讲过的话，我就不讲或者少讲。这次集中讲三个问题。

一、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且有可能在英、法、德、美等国同时取得胜利。如果这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可是历史发展是曲折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而且是一个国家单独取得胜利。列宁并没有象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那样，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既然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无产

阶级在俄国有可能夺取政权，那么无产阶级究竟先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来发展经济和文化，还是放弃夺取政权的机会，等经济文化充分发展以后再来夺取政权呢？列宁选择了前一条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小农经济还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会遇到一些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困难的。例如，如何对待小农经济。列宁由于缺乏经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几年中，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并且曾经设想可以比较快地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走了一段弯路。当时农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固然同战争有关，但政策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一个原因。列宁善于总结经验，改正错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准许农民在交纳了农业税后，多余的粮食可以在市场自由出售，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这和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农村所实行的政策是基本相同的。

社会主义当然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下一步怎么办？列宁提出了通过合作社来改造小农经济的方针。但列宁逝世太早，在他逝世以前，小农经济的合作化仅仅作过一些试验。而且他已在病中，所以对于小农经济如何合作化，特别是合作化后所出现的问题，他就无法作出具体指示了。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完成了农业的集体化，在他晚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两种公有制之间还必须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价值规律还要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在这方面，斯大

林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新的发展。但斯大林的思想还有局限性，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对消费品的流通过程还起调节作用，不承认它对农业生产还起调节作用。因此一直把粮食的征购价格压得很低，竭泽而渔，直到他逝世的时候粮食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苏联粮食产量按人口平均低于一九一三年。

历史继续向前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也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太幼稚、太软弱，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只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俄国革命有不同特点，俄国主要是靠无产阶级自己，在城市中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使革命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只能主要依靠农民，首先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毛泽东同志为贫穷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民主革命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历史又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在没收官僚资本，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在经济上也占优势地位。问题是小农经济这个汪洋大海，谁能够把他们领导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掌握了对小农经济的领导权，谁就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中国党和苏联党不一样，我们是主要依靠农民，在农村中

战斗了二十二年才取得革命胜利的。所以我们党不但在政治上巩固地团结了农民，在经济上也有一整套领导小农经济的办法。列宁看到小农经济很分散，不好管，曾经认为对付小农经济比对付资本主义经济更困难。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列宁曾经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同农民的自发势力作斗争。在战争年代又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并试图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这条路走不通，才采取通过市场，用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办法领导小农经济，为此号召共产党员努力学会经商。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这方面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验，懂得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都要依靠市场。过去资产阶级是通过市场来领导和剥削小生产者的。但是，由于十几年的战争和通货膨胀，城乡交流严重破坏，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也大大削弱了。而我们党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在农村中广泛建立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又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这样既把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起来，有利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又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列宁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就顺利地解决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能不能实行合作化，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的情况下，必须先合作化，才有可能机械化。事实很明显，我国一个农户只种十多亩地，不合作化，就不能合并和平整土地，在小块土地上怎样能够机械化呢？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太落后，我国农业的

合作化，开始一个时期是很谨慎的，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逐步地发展到高级合作社，而且计划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一九五五年以后，前进的步伐太快，一九五六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在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农业生产还是逐年上升的，没有象苏联那样在集体化过程中出现农业生产的一度倒退。

在合作化胜利完成后，大家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实际上一九五六年许多合作社只挂上一块牌子，真正完成合作化是一九五七年。可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国的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的这样大的改革，没有象合作化那样进行试点，逐步推广，而是一哄而起。当时大家没有经验，办了人民公社，许多地区就以公社作为统一的核算和分配单位。个别县还办了“县联社”，全县统一分配，实际上取消了集体所有制。这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决定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不能想早就早。但是决议错误地估计了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需的时间，认为有些地方只需要三、四年就可以，有些地方也只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决议没有指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制，事实上是承认公社统一分配。决议还错误地提倡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公社共生产队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有些地区还让“放开肚皮吃饭”。许多生产队被迫起来自卫，用“瞒产私分”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们党历来提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什么一下子把这优良作风丢掉了呢？我看一则因为合作化完成很快，过分夸大了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忘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条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二则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刮了“浮夸风”。这一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有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3,700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倍。既然农业生产增长这样容易，当然三、四年，五、六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十五年、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五九年初发现了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郑州会议，十二月开武昌会议都是纠“左”。他在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共产风”，指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为核算的基础。但许多省还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些省虽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然而一个生产队有三百多户，比现在的许多大队还大，仍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大幅度下降，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继续下降，出现了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产关系变得太快，和生产力不相适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先是取消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接着又明确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把生产队缩小到只有三、四十户，而且说三十年不变。人民公社经过两次调整，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一九六二年《六十条》一公布，加上其它一些措施，农业生产就开始回升了。

这一段沉痛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使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在生产力这样低的农村里，不可能建立象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他们说的是“全社会公有制”，也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我们现在还只能建成集体所有制，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各个集体经济单位还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还没有完全消灭旧社会的痕迹。不仅如此，我们的人民公社还只能实行公有化水平很低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而且还必须保留一点自留地、家庭副业等个体经济的残余。二十多年来，我们许多地区急于过渡，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都受到历史的惩罚。由此可见，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要建设象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国的农村还是半自给经济，种出来的粮食约有四分之三是供农民和生产队自己消费，各集体经济单位经济上的联系不大，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后，情况就不同了。不但各集体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同国营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维持现在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了。

现在，很有必要总结一下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提高到路线和理论上来认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几次犯错误，究竟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呢？是右倾保守的错误，还是急躁冒进的错误呢？右的错误曾经有一点，但纠正很快。急躁冒进的错误，虽然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就批评了，但是因怕伤害“三面红旗”，纠正错误行动迟缓，还没有退够又要继续

前进，到这年夏天庐山会议又来一次“反右倾”，把许多过去敢于说真话、提意见的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职，下放劳动。而在“三年大跃进”时期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则被认为“拥护三面红旗”，受到表扬。多年来一直是只准反右，不准反“左”。因此，“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就代替了延安整风时期树立起来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就是利用这点，为着篡党夺权，推行一条极左路线。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许多同志仍然不能从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仍然要把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说是“极右路线”。这几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显然是反对极左路线，但前几年我们报刊上还在批评“极右路线”。这就难怪许多农村干部心有余悸。不澄清路线是非，怎么能够落实党的路线政策，怎么能使全国人民和外国朋友相信现在我们党的路线政策能够坚持下去呢？

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只会发生右的错误，不会发生“左”的错误，这同下面一个理论问题是有密切关系的。人们通常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它总是跑在前面，因此只会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不会有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的矛盾。在历史上，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发地变化的，所以，生产关系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候，就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可能发生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的情况。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认识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能够自觉地改变生产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对生产关系的改革要求过急，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的情况。回顾我

们的历史,我们几次犯重大错误,恰恰是在生产力并没有多大发展的情况下,不适当地强调了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束缚作用,对生产关系改变过快过急,因而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逼着我们不能不让生产关系倒退几步,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犯了错误以后,在实际行动中退回来了,在理论上仍然不懂得必须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恰恰相反,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巩固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办法来巩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尚且不可避免地要存在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我国现在怎能够没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呢?由于我们往往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所以,每搞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生产力就受到一次破坏,结果是资本主义愈反愈多,社会主义愈干愈少。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按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采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多种经营形式,使农民能够依靠集体经济,生活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手工劳动,在居住分散的山区,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只会浪费劳动力,不可能提高劳动的经济效果。现在许多地区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依靠集体经济保障不了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只能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来补充。这种情况不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很难巩固,更不能向前发展。过去许多同志受“四人帮”的毒害,不怕农民太穷,而怕农民太富,怕农民富了要产生

资产阶级，似乎只有穷了才能够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生活的改善应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象现在这样远不如人家而还心安理得。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保障劳动人民过富裕生活，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劳动人民又为什么要拥护社会主义呢？所以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确实存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靠阶级斗争，只能靠发展农业生产，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按比例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目的是要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人民的生活需要是不断提高的，所以经常存在着社会生产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的矛盾。特别是象我们这样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国家，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生产高速度发展。列宁认为，要在技术进步基础上扩大再生产，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所以斯大林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特别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重工业发展太快，必然要妨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由于发展重工业要占用许多劳动力，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重工业投资过多，必然会挤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受挤，发展很慢，人民生活没有保证，重工业想上也上不去。

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经济要高速度发展，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批评过斯